

ZHONGGUOREN

20
世纪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闻一多 / 著
——
孙玉石 / 导读

死水·神话与诗

Z H O N G G U O R E N

贵州教育出版社

叁

死水·神话与诗

闻一多 著
孙玉石 导读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水;神话与诗/闻一多著;孙玉石导读.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1. 8
(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ISBN 7 - 80650 - 152 - 5

I . ①死…②神… II . ①闻…②孙… III . ①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神话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古代
③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 ①I22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145 号

死水·神话与诗

闻一多著 孙玉石 导读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1)
印 刷 贵阳圣泉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字数 12.5 印张 312 千字 插页 2
印 数 1 - 3,230(册)
版次印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650 - 152 - 5/I·15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三桥下五里 电话:4843555 邮编:550008

“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

丛书主编/陈平原

丛书编委/孙玉石 钱理群 洪子诚 葛兆光

王守常 陈平原 朱正琳

出版统筹/朱正琳 奚晓青

装帧设计/曹琼德

责任编辑/卓守忠

总 序

为刚刚逝去的“20 世纪”作总结，似乎是今日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崛起于艰难之际、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20 世纪既灾难深重，又生机勃勃。时过境迁，不管是“灾难”还是“生机”，其蕴涵的酸甜苦辣，都将成为后人咀嚼回味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阅读者最好心存敬畏。不要说风和日丽，即使是斜阳余晖，也都值得论者认真鉴赏与品味。有感于此，本丛书不取大刀阔斧放言高论的姿态，而宁愿“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似乎有必要提醒笃信“进化”的国人，略为调整视线，俯下身来，流连身边的风景。对于有心人来说，一枝一叶总关情，细微处，同样可以见精神。不妨借助一本本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的书籍的重新阅读，触摸那很可能早就被历史的风沙抹平的精神印记，体会先辈们蹒跚的足迹。

相对于有形的政治、经济乃至学术、文化的成果，一代人的“精神遗传”显得不太张扬，故很难被心境浮躁的后来者所感知。重读“旧书”，我们不只可以了解曾经有过的知识、信仰、理想，乃至具体而微的心境；更可以通过其在历史上的“存在与遗失”，理解风光无限且变动不居的世界。

与一般意义上的遴选“经典”不同，本丛书关注的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故必然跨越具体的学科限制，且兼及著译与雅俗。

选书的标准,在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力”,而不问是否“藏诸名山,传之后世”。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影响力可能迅速消失,也可能与日俱增,更可能时起时伏。描述如此奇妙的“书的命运”,并给予恰当而深入的解读,对于测量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与文化走向来说,也许是很好的入口处。

这里有政治家的宏愿、思想家的深思、学问家的博识、文学家的激情,以及普通人的常识与悲哀。不管是哪一类,希望均有值得述说的“接受的故事”。也就是说,书本身的魅力固然重要,可那留在历史上的“长长的影子”,同样令人怦然心动。

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常识与大众趣味,借“读书”回顾先辈的足迹,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故关键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断与裁定。具体的工作策略是: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接受史”的叙述融为一体,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生花妙笔”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使“旧书”介入“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功莫大焉。说到底,书,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

理论上,只要是真正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著作,都有可能进入我们“重新阅读”的视野。可在具体操作中,却因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能不略有回避。另外,虽然丛书的选目已经大致确定,但考虑到各位专家的写作进度,出版时无法完全依照原作的年代排列。这两点,敬请读者原谅。

本丛书作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项目,并不划地自牢,而是期待更多学界朋友与我们携手,借助“读书”,重新理解并阐释 20 世纪中国人并非贫瘠的精神生活。

丛书主编 陈平原

1999 年 12 月 14 日

目 录

导读:诗人想象与学者情怀 孙玉石(1)

死 水

口供	(40)
收回	(41)
“你指着太阳起誓”	(42)
什么梦?	(43)
大鼓师	(44)
狼狈	(47)
你莫怨我	(48)
你看	(50)
也许(葬歌)	(52)
忘掉她	(53)
泪雨	(55)
末日	(56)
死水	(57)
春光	(59)
黄昏	(60)
我要回来	(61)
夜歌	(62)
心跳	(63)
一个观念	(65)

发现	(66)
祈祷	(67)
一句话	(69)
荒村	(70)
罪过	(73)
天安门	(74)
飞毛腿	(76)
洗衣歌	(77)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80)
附录:奇迹	(82)

神话与诗

伏羲考	(86)
龙凤	(140)
姜嫄履大人迹考	(144)
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	(151)
说鱼	(180)
司命考	(198)
道教的精神	(201)
神仙考	(209)
歌与诗	(233)
说舞	(243)
文学的历史动向	(249)
“七十二”	(254)
端午考	(265)
端节的历史教育	(280)

屈原问题·····	(284)
人民的诗人——屈原·····	(295)
什么是九歌·····	(297)
怎样读九歌·····	(310)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326)
廖季平论离骚·····	(343)
匡斋尺牍·····	(344)
附录:诗经的性欲观·····	(371)

导读：诗人想象与学者情怀

孙玉石

1948年,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道:“一多先生不仅在《庄子》的校释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题名就叫《庄子》的论文,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的礼赞。他实在是那儿诚心诚意地赞美庄子,不仅陶醉于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还同情于他的思想。……这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你看他那陶醉于庄子的‘乐不可支’的神情!他在迷恋着‘超人’,迷恋着‘高古’,‘神圣’,‘古铜古玉’,‘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便在刻意于此),甚至迷恋于庄子的‘道’,‘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的是‘有大智慧的’人,意在言外地憧憬着要‘像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这一段论述,揭示了闻一多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独特个性以及这种研究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很准确地勾画出闻一多集学者和诗人于一身的重要精神特征。闻一多作为一个20世纪杰出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有的精神内蕴和学术个性,在当时和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里选印的诗集《死水》和学术著作《神话与诗》,就是他这种精神和个性具有典范性的代表。

《死水》为闻一多继《红烛》(1923年泰东书局出版)之后出版的第二部新诗集,是他诗歌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收入留美归国后的新诗28首,1928年1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1928年5月10日《新月》第1卷第3号,刊有的“新月书店出版诗集”的广告中,可见:“《死水》闻一多著 实价五角半”。1928年6月10日《新月》第1卷第4号再刊“新月书店出版”广告:“《死水》(诗集)闻一多著 时价五角五分”。在该期刊物首篇论文闻一多的《先拉飞主义》之后,刊有《死水》的具体“广告”,全文如下:

(著者自作封面)

王尔德说:艺术是一位善妒的太太,你得用全副精神去服伺她。

如今国内最能用全副精神来服伺这位太太的要算闻一多先生了。《死水》如果和一般的作品不同,我们敢大胆的讲一句,只因为这是艺术。

闻先生的诗是认真做的,他的诗也应该认真去读,非这样读,不能发现《死水》里的宝藏。研究新诗的人不要忘了这里有一个最好的范本。

1929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2号,刊有具“再版”字样的《死水》广告。具体内容,与上引1卷4号《新月》所刊者相同。可见该书出版后,颇受欢迎,即于1929年4月再版印行。到1930年4月10日《新月》第3卷第2号刊登“新月书店刊行的诗集”广

告中,又有《死水》广告(后又见第3卷第5、6期)。该广告除引前面广告的第三段文字外,另增加了以下文字:“本书封面,是闻一多先生自作的,新颖并且别致,是现代新书中第一等的装帧。”此后,《死水》似无再版。1948年8月,《死水》全部收入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丁集“诗与批评”类。其中《“你指着太阳起誓”》、《也许(葬歌)》、《末日》、《死水》、《发现》等诗的个别诗句,据闻一多《现代诗钞》选诗订正本修改;原题《心跳》一诗,据《现代诗钞》订正本,改题为《静夜》。

1951年7月开明书店版《闻一多集》,收入《死水》中诗16首。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闻一多诗文选集》,收《死水》诗22首。1980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据1928年初版本重新排印,出版《死水》,个别字句,参照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闻一多诗文选集》,略有校正。封面设计,均依原样。集前有“回国初的闻一多”照片一幅,《死水》手迹照片一枚。“附录”中收入了《死水》出版后作者在1931年1月20日《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奇迹》一诗。此书为现今坊间流行的最好版本。1982年8月,三联书店重印了开明的《闻一多全集》,仍全收《死水》。1988年1月,上海书店据1929年4月再版本,将《死水》影印出版,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1998年,它与《红烛》合在一起,以《红烛·死水》为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为“新文学碑林丛书”之一。我们这里收入的《死水》,系据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校订版单行本。

《神话与诗》,学术文集,收论文21篇,闻一多生前未编集出版过。这个题目,是闻一多生前用过的。1942年12月17日浦江清《西行日记》载:“是晚至中法大学听闻一多讲《神话与诗》。”闻一多未刊手稿中,也有以《神话与诗》为题的提纲。最早以此书名成集,是1948年8月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收为“甲集”。《全集》编者之一朱自清先生说:《全集》“拟目分为八类,是我的私见,但是《神话与诗》和《诗与批评》两个类目都是闻先生用过的演讲

题,《唐诗杂论》也是他原定的书名。文稿的排列性质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见。”^①

1956年6月,北京古籍出版社将《神话与诗》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作为“闻一多全集选刊之一”。目录与《闻一多全集》相同。该书1957年9月即第三次印刷,发行至17500册。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更名的北京中华书局,于1959年又据此版第五次印刷,印数由20501册增至21600册,可见当时此书在学界广泛的影响。此后,《神话与诗》即以此行世。我们这里收入的,系据1956年6月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

在《神话与诗》后,本书于“附录”中收入了《诗经的性欲观》一文。此文与闻一多其他《诗经》学术著作不同,是偏于阐释与批评的,与本书所收《匡斋尺牍》一文近似。这篇文章,当时编者曾拟收入《神话与诗》的。1947年7月,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的《编后记》中就说:“可是还有几篇文章,题目已经编入拟目里,却始终寻搜不到”。这些“寻搜不到”的文章中,当时列举入“甲集”《神话与诗》项下的,就有《诗经的性欲描写》、《关雎篇》和《匡斋谈艺》三篇。现在据朱自清先生原意,收入此书。后两篇,因内容与本书体例不符,故不收录。

二

1935年2月至10月,林语堂等编辑《人间世》,“征求五十年来百部佳作”,据各方推荐,共提出候选书目219种,诗词类共提9种,《死水》入选,排列第7位。其他为郑珍《巢经巢诗集》、金和《秋噍吟馆诗草》、廉南湖《南湖集》、陈三立《散原精舍集》、黄遵宪《人

^① 朱自清:《〈闻一多全集〉编后记》,1948年,开明书店。

境庐诗抄》、朱祖谟《强村语业》、徐志摩《猛虎集》、郭沫若《沫若诗集》。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遴选中，《死水》以全票入选。可见，经过70多年的风风雨雨，《死水》这部薄薄的诗集，在20世纪的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深刻影响，是不会泯灭的。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令人最铭刻于心的，首先当然是《死水》对于现实清醒而愤激的批判精神。因为在形象浓缩的概括中，融入了一个正直的心的神圣的热情与愤怒，许多这一类主题的诗，或直接抒情，或隐于意象，或构造场景，都给人提供了超越文字或物象本身的承载。“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变成运用率极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否定性抒情句式。“死水”、“荒村”已经成为新诗中经典性的意象，不断参与人们各种形式的对现实批判的意识活动之中。

最早用一个形象比喻，来正面阐明这种理解的，是苏雪林。她的接受和理解，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读者对于《死水》意义这一个侧面的认同与共识。她说：

这首诗假如真咏死水，还有什么意义，顶好我们借徐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稿一段来解释。徐氏于痛论中国现代病症之后，又说了个譬喻道：‘这情形就比是本来是一个海湾和大海是相通的，但后来因为沙地的涨起，这一湾水渐渐的隔离它所从来的海，而变成了湖。这湖原先也承受着几股山水的来源，但后来又经过陵谷的变迁，这部分的来源也断绝了，结果湖又干成一只小潭，乃至一潭的止水，长满了青苔和萍梗，钝迟迟的眼看得见就可以干涸了去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受教育的士民阶级的相仿情形。现在所谓知识阶级亦无非是这潭死水里比较泥草松动些风来还吹得匀的一注臭水，别瞧它矜矜自喜，可怜它能有多少前程？还能有多少生命？’又说：‘水因为不流所以滋生了水草，这水草的涨性又帮助浸干这有限的

水,同样的,我们的活力因为断绝了来源,所以发生了种种本原性的病症,这些病又回来侵蚀本原,帮助消尽这点仅存的活力。’但徐氏将死水比作中国的知识阶级,闻氏则以死水象征现代腐败颓废的全中国。^①

在此之前,《死水》出版两年后的1930年,沈从文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论闻一多的〈死水〉》。该文曾经引起闻一多的激动和认可。在致朱湘、饶孟侃的信中,闻一多说:“那篇批评给了我不少的兴奋”,“他所说的我的短处都说中了,所以我相信他所提到的长处,也不是胡说。”^② 沈从文在这篇评论文章里,超越当时流行的社会批判层面的接受,努力把握闻一多的批判精神与一般诗歌中泛滥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抒情的差异,企图展示作者在诗中怎样以一种“平静”的调子和“清明的眼”,进行穿透政治层面的文化的与社会的思考。他说:“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作品上,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是闻一多先生的《死水》。”“读《死水》容易保留到的印象,是诗集为是一本理知的静观的诗。”他在与其他诗人创作追求的参照比较中,确定闻一多《死水》的艺术的和精神的价值。五四以来,新诗呈现着这样一种趋向:带着惊讶,恐怖,愤怒,欢说,任情的歌唱,或矜慎的小心的低诉,才成为一般所认可的诗。纤细的敏感的神经,从小小人事上,作小小的接触,于是微带夸张,或微带忧郁,写成诗歌,这样诗歌才是合乎1920年来中国读者的心情的诗歌。于是,“社会的与生理的骚扰,年青人,全是不安定,全是

^① 苏雪林:《论闻一多的诗》,1934年1月1日《现代》第4卷第3期。

^② 闻一多致朱湘、饶孟侃信(1930年12月10日),《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5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下同。

纠纷，所要的诗歌，有两种，一则以力叫号作直觉的否认，一则以热情为女人而赞美。郭沫若，在胡适之时代过后，以更豪放的声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调子，因此郭沫若诗以非常速度，占领过国内青年的心上的空间。徐志摩，则以另一种意义，支配到若干青年男女的多感的心，每日有若干年青人为那些热情的句子使心跳跃，使血奔窜。”在这种情形下，《死水》出现了。“《死水》不是‘热闹’的诗，那是当然的，过去不能使读者的心动摇，未来也将这样存在。然而这是近年来一本标准诗歌！在体裁方面，在文字方面，死水的影响，不是读者，当是作者。”沈从文这样预言：

由于《死水》风格所暗示，现代国内作者向那风格努力的，已经很多了。在将来，某一时节，诗歌的兴味，有所转向，使读者，以诗为‘人生与自然的另一解释’的文字，使诗效率在‘给读者学成安详的领悟人生’，使诗的真价在‘由于诗所启示于人的智慧与性灵’，则《死水》当成为一本更不能使人忘记的诗！^①

闻一多的《死水》将诗歌带入了一个理性的有秩序的阶段。它占据的不仅仅是当时青年“心上的空间”。经过 70 余年的历史变迁，《死水》这种让人“安详的领悟人生”和启示于“人的智慧与性灵”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仍然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构筑中，产生它特有的影响。

爱国的主题，由《红烛》的单纯热烈，到《死水》变得丰厚深沉。爱祖国悠久的历史，绚烂的文化，对于祖国极度失望的“发现”和愤激，关注丑恶现实与人民疾苦，将美好的期许寄希望于未来“咱们的中国”，这些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多声部的纵深的情感交响。《一个观念》里，诗人降伏于五千年文化“美丽”和“蛮横”。《祈祷》，在不要“喧哗”的轻轻呼唤中，让记忆抱紧“这民族的

^①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1930年4月10日《新月》3卷2号。

伟大”。《发现》，在被欺骗一般的“空喜”中，大声呼喊“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一句话》最强烈地表现了一个绝望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走向真正新生的渴求。另外，进行自我剖析和深省的《静夜》，在书斋的“静夜”中，想到人民的苦难、饥饿与种种惨剧，自己“心跳”的脉搏与祖国的忧患连在一起。批判现实的《死水》与自我素描的《口供》，则或以激愤，或以宁静，传达自己爱国思想深层纠缠的矛盾与痛苦。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在《死水》出版初期，并未被充分开发、认识和强调。到了30年代后期，民族又一次陷入被凌辱与被侵略的处境，这种本应引人注目的声音，才成为《死水》中一种被浮现的图景。朱自清论述“爱国诗”的时候，分析了近代爱国观念的发展。他认为，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可是我们跑得太快了，超越了国家，跨上了世界主义的路。在发现个人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国家是太狭隘了。于是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闻一多诗歌创作对于这个主题的开掘，带来了新文学中这种知识分子“意念”的转折。“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惟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一个观念》表现了诗人的“近代的”国家观念。这里，“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这个“观念”，超越了社稷和民族，也统括了社稷和民族，是一个“完整的意念，完整的理想”；它不但“提示”了，“简直‘代表’着，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诗里形象化的手法也是外来的，“却象征着表现着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可是，理想上虽然完美，事实上不免破烂；所以作者彷徨自问，怎样爱它呢？《一句话》，“这首诗写在十七八年前，却像预言一般，现在开始应验了。我们现在重读这首诗，更能感觉到它的意义和力量。它还是我们的预言：‘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正是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现实的，